



荷花为媒

◎陈顺源

梅雨

◎侯求学

知道你要来
我早就腾干了河湖渠沟
别怨树叶不展青草不张
那是久不见你的悲伤

知道你要来
多少人家晒干棉被洗净水缸
想在将来的日子里贮满清凉
还有你走后对你的思念

湿而沉闷的鸟鸣
似乎有对你的不满
然而没有你的滋润
聒噪的嘶鸣将会擦燃森林

催着麦子入仓
又催绿了满野的稻秧
靠天吃饭的人儿
将感恩泪滴和你一起洒入秧田

知道你终会离去
带走潮湿也带走清凉
人总是这样喜新厌旧
不过也好,总还有个念想

你走后世界还是这样
碧绿和枯黄轮流登场
不断地换着新装
永存的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

攀辕卧辙

◎袁金泉

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七卯时,从黄海之滨的古枫镇文园西厢房内传来一阵阵清脆的婴儿啼哭声。

“老爷,生啦!”一丫鬟从西厢房跑出来,直奔老爷书房,对老爷汪之珩喜滋滋地说,“老爷,老爷,二夫人生了一个小少爷!”

已是早秋时节,院内弥漫幽幽墨兰花香。年近五旬的老爷汪之珩闻之,喜极而泣,推开窗户,对着一轮红彤彤的旭日抱拳作揖,百感交集:“苍天不负,汪氏有后,祖宗庇佑,福荫后代!”汪之珩的祖上从安徽迁来古枫镇,以业盐起家,惨淡经营,遂成一邑首富。然汪之珩年过四旬,其妻黄氏却未有身孕。一天夜里,他梦见一只凤凰携带一只雏凤,栖息在自家庭院内的梧桐树上,直对自己“锵锵”叫唤,惊为神奇。说与夫人黄氏听,黄氏贤惠又知书达理,若有所思。说来也巧,第二天,黄氏从二楼绣房看到楼下走过一女子,年方二八模样,面似芙蓉,眉如柳,衣着朴素,却秀雅清丽,自有一股轻灵之气。一打听得知是西乡佃农刘家小女随父前来交租,便央人说媒,竟说来一门亲事,汪之珩纳刘家小女为妾。次年,其为汪之珩生下一子,应了梦境,取名“为霖”,视为掌上明珠。

汪为霖四岁就熟读孔子、庄子等诸子百家诗书,尤其钟爱庄子的《逍遥游》,时不时在两位母亲面前背诵:“北冥有鱼,其名为鲲。鲲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,其名为鹏。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……”

黄氏视为霖为己出,甚为骄傲,对为霖说:“儿呀,给你取名‘为霖’,就要有庄子胸怀,做搏击长空

的鲲鹏,遮骄阳洒雨露恩泽天下。”

然世事难料,这年,汪之珩遽然病逝。好在为霖天资颖悟,加之生母刘氏、嫡母黄氏躬亲抚子,为霖读书刻苦“当年绛帐侍忘疲”,十二岁时,就能吟诗作赋,才气高亮,又承先尊公令绪,藏书十余万卷,尽归腹笥,展露其才华。

文园旁有一将军巷,一当朝将军儿子与为霖同龄,受其父影响,喜舞枪弄棒、射箭狩猎,与为霖“钓鱼弹雀儿时乐”,为霖虽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技艺,但在母亲教诲下,深知“不打三春鸟,不吃四月鱼”的道家思想,深得两位母亲的疼爱。

为霖年十七,赴京师选得刑部湖广司郎中,自此跻身仕途。乾隆五十二年,为霖奉旨随乾隆狩猎,为霖随驾射箭,连中两支,乾隆大喜,赏戴花翎。越两年,为霖奉旨调任思恩府知府。赴任前,为霖跪拜两位母亲:“母亲大人,思恩府远离京师,地处荒远偏僻之处,儿此去上任不能陪伴母亲左右,就请让我将母亲送回原籍,安享晚年吧!”为霖从京师一路护送两位母亲大人回到了老家古枫文园,才前往上任。任上,为霖爱民如子,深得百姓爱戴,又两年,奉命调守西南边陲名郡镇安。一日,为霖来到城中秀阳书院,见书院因年久失修,破败不堪,心中悲凉,回府后,立刻捐出自己的俸禄,并组织民力,拓地重建书院。政务之余,他还时常至书院授课,尤其告知读书人,考取功名后,要学习庄子的清廉思想,“清静无为”“忘我无欲”,素净内心。他摘抄《庄子说剑》,亲书“清廉为锷”,悬挂于衙斋中堂,时时勉励自己以庄子节欲修廉为榜样,置功名利禄和权力于身

外。并作诗一首:“立功喜睹民安乐,求治先从心太平。身后哀荣难预必,人间毁誉不关情。”后来,光绪皇帝亲书“敦衍岩疆”匾额,悬于书院大门之上。

文能治邦,武能治天下。嘉庆元年,汪为霖升任广西桂平梧郁道,兼管通省盐法事,辅佐督帅西隆州军务。当时,云贵山区寨匪猖獗,纠众屯聚,焚掠淫杀。汪为霖单骑驰往,寨匪被为霖的英雄气概所震慑,不敢正面交锋,派出12名寨匪诈降,以伺机闹事。为霖即得密报,将计就计,不动声色,将12名诈降匪徒擒获,立马斩之,为民除害,百姓无不拍手称赞。嘉庆十三年,汪为霖应朝廷之召,补山东兖州知府。一日,在督视德州储仓时,发现积谷受潮,霉变在即,甚为震惊。德州县令半夜携金拜访,被汪为霖拒之门外。第二天,敦促县令开仓放粮,赈济灾民,又速调新粮,补充库存,一心为民。

大鹏一日同风起,汪为霖身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,先后在京城、广西、山东等地为官,历经三十年,明大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,勤政惠民,百姓称道。汪为霖自山东离任时,当地的官吏和百姓,有的抓住他的马车车前辕木不放手,有的民众甚至卧在官道当中,挡住马车不让前行尽力挽留,舍不得他离去。望着百姓攀辕卧辙的场景,汪为霖也是泣声盈道,深为感动。

自山东回到故里古枫后,汪为霖以文园为告老退隐的居处,赡养母亲,吟诗作画,他在《小山泉阁诗存》八卷中写道:“不畏豪强不爱钱,功名绿鬓三十年。梦醒写幅临流照,半似梅仙半散仙。”

富贵与神仙

◎王竹馨

灯下漫笔

“有唐以来,诗人之达者,唯适而已。”不得志可以把高适的前半生带过,只要青史里有这么封侯拜相的一笔,也不算枉在人间蹉跎六十年。《旧唐书》中李白占据的篇幅就一页,只是“少有逸才”这四个字已声如洪钟,压过同袍可遇不可求的才情。这些诗人生前天南海北因缘际会,长安一会广陵分别,身后却也平等记录在唐书列传里。

大唐有普通人吗?或许是渔樵耕读的百姓,或许是屡屡落第、功名错臂的书生,但一定不包括《长安三万里》的诗仙诗圣,一定不包括那个家喻户晓的李白。

盛唐又在哪里?在史书里、在庙堂江湖,唯独不在李白心里。若这是他的盛唐,为何明珠蒙尘诗才蛰伏数年,为何晚境凄凉死于当涂,尽管故事最开始,他对高适说:“你我生当如此盛世,当为大鹏。”

李白对高适说高兄是最好的朋友,但他和元丹丘“故交深情,出处无间”,又说和杨山人“当时结交何纷纷,片言道合唯有君”。李白好友太多,李白的真心话也太多,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,能让他在世间驻足片刻的仿佛都是知己。你被他的意气风发感染,也为天才临世赞叹,但你留不住这只展翅高飞的大鹏。读李白是这样的,在他的诗里翻过千年光阴,越过尘世悲歌,刀耕火种、茹毛饮血的石器时代不再,只有雅俗共赏、宣文宣武的后朝。千种圣人情思、万条金科玉律在此碰撞,他的诗可以秣马厉兵、横扫千军,也有嘉鱼美酒、鸿雁于飞。那武功之歌、闺怨之词,都是李白仗剑去国、辞亲远游所来的经历。他行经青山、路过水畔,无一不是剑与酒的陪伴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的《李白诗选》在几次提到李白的出世思想时,都将之定性为消极。好像逃避就是一件消极事,就连诗仙也不例外,可身在凡尘中,又怎为诗仙。大鹏不会生来就想浪迹江湖、寻仙问道,只是年少行卷被拒,干渴之路受阻,一日待诏翰林又经宦海浮沉,入仕总比出世艰难。“此子天才英丽,下笔不休。”只是高官敷衍李白的话术,而惊世之才却只作三首《清平调词》,为帝王纵情声色犬马。唯有道,总不会辜负有任侠之气的李白,不会辜负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青云之志。

高适远赴一个又一个十年之约,第一次李白停留天下销金窟,沉醉扬州脂粉地,二人不欢而散;第二次长安再遇,李白供奉翰林风光无限,所来所往皆是金章紫绶。高适眼中,李白好像没有不醉时,他羡慕李白的洒脱,却也会贯穿自己的坚持,一把高家枪,不能得玉真公主的青眼,但可扫安史之乱的沉痾。

高适把《河岳英灵集》一页页翻过,会看到谁?看到曲江宴那日头顶簪花、策马而过的常建,看到明月与酒不离身、大喊他“高三十五”的李太白,看到终日弹琴啸咏隐于辋川的王维,忽而又想起并不位列河岳英灵的后生杜甫,最终还是闪过自己客居梁宋、大器晚成的一生。

“大鹏飞兮振八裔,中天摧兮力不济。”《临终歌》里,大鹏终于力乏,承认孔丘已死,不遇知音。“你是谪仙人,要回天上去。我是世间人,我在世间盘桓。”在世间盘桓的高三十五终于功成名就,他的功绩不在花柳繁华地,不在晴耕雨读的商丘梁园,而在大唐的乱世里、在谥号为忠的古冢里。

每一把剑都有自己唯一的剑鞘,谪仙人与世间人,总会各得其所。

紫琅诗会

精短小说